

782.886  
8465=5



我的幼年



國家圖書館藏書

書號 782.886 8465:5	登錄號 002311812	
書名	我的幼年	
著者	鄭沫若	
出版年	1929.12	1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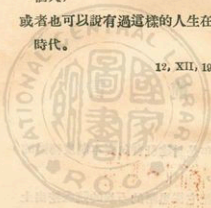
由國家圖書館典藏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寫甚麼天才。

我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  
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

12, XII, 1928,





國家圖書館



002311812

# 第一篇

## (1)

大渡河流入岷江處的西南岸，聳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鄉土志上是號稱為“海棠香國”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現在是已經滅了種了。

從嘉定的大西門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岸南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過流入大渡河的雅河（這大約是古書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離城七十五里路遠的一個市鎮，名叫沙

新華書店

GENÈVE

灣，那便是我的故鄉了。

沙灣的市面和大渡河兩岸的其他市鎮一樣，是一條直街。兩邊的人家有很高很闊的街簷，中間挾着一條僅備採光和洩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場期，鄉裏人負擔着自己的貨物到街上來販賣。平常是異常清靜的街面，到這時候兩邊的街簷便成爲肩摩踵接的市場了。

場的西面橫亘着峨眉山的連山，東面流瀉着大渡河的流水，鄉裏人要用文雅的字眼來形容的時候總愛用“綏山毓秀沫水鍾靈”的幾句，綏山就是峨眉山，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鄉中的地理除掉這一山一水見於古代的文獻以外，沙灣場的本身是完全沒有古跡的。

場的北端有一個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壩，聽說那是舊沙灣場的廢墟。在一百幾十年的“老丙午”大渡河漲水把沙灣場沖沒了，後來才移到現在

的場所的。那沙洲上也還有幾家人家，有一座古廟名叫韓王廟，這所祀的韓王不知道是漢時的韓信，還是宋時的韓世忠。那在前大約是客省人的會館。

場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潔的茶溪從蛾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寬的石橋。過橋不遠在山麓的傾斜中有一座明時開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鄉賢嘉定人的安磐寫的，只這一點怕是沙灣場的唯一的名跡。

寺前有一道很簡單的石坊，剛好就像寺的山門一樣。標記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柔節孝坊”，但在鄉中是連姓林的人也都沒有的了。

儘管是沒有甚麼古跡名勝的沙灣，但牠全體的印象比較起隣近的村鎮來，總是秀麗的，開朗的。這自然是因為街道整齊新穎，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較適宜的原故。



特別可以記述的是那清潔的茶溪。那溪水從峨眉山的餘脈蜿蜒地流瀉下來。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漸漸擴大了。橋的南端有好幾家磨坊，為用水的關係在溪面上斜橫地砌了一道長堤，把溪水歸引到一個水槽裏去。因為這樣堤內的溪水自然匯成一個深潭。水是十分清潔的，一切的游魚細石都歷歷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幾株很茂盛的榕樹掩覆着。

四川的區域本來離熱帶很遠，但隨處差不多都有榕樹，都有荔枝，聽說還有好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桃，這真是奇異的現象。有香的海棠我本沒有看見過，但聽說和這相類似的花木在廣東也有，那想來一定又是亞熱帶性的植物了。

在我們鄉下，榕樹每每是一二十圍的大木，一般人叫着“黃角”。這黃角樹每每愛寄生在別的大樹上，因為發育的迅速，不兩年便要闊到喧賓奪主

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爲自己身上的寄生樹一樣。因爲這樣的原故，鄉裏人總很嫌厭他。鄉裏人的迷信只要樹木一過於龐大了便要成精，每每要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兩三寸長的鐵釘，隔着小小的紅綠的三角布，拿去釘在樹身上，以爲這樣病痛就會被除的。像那容易膨脹的黃角，那當然是不免要多受被釘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幾株大榕樹在身上當然也受了不少的這樣的被釘的災難。這時于人雖然不免要給予一種陰慘的印象，但是夏天在那兒納涼垂釣，那是再清涼也沒有的。

大約就是因爲山水比較清秀的原故罷，一般的人文風尚對於隣近的村鎮也覺稍有不同。

本是極偏僻的一個鄉村，當然不能夠要求它有多麼美的人文的表現，但那兒也有十來顆秀才

的頂戴，後來在最後一科選出過一位恩舉，這在隣近各鄉是鳳毛麟角般的事體了。這位舉人可以說是時代悲劇的表現者，我在這兒不妨略略的把他的身世敘述一下。

這位舉人姓陳，他原來是一位貧寒的儒醫，在鄉上開了一爿小小的藥店。他年紀已經老了，接連下了好幾十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後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雖是恩舉，當然也是很光耀的事情，他穿起花衣補褂，四處拜客，大約得來的賀喜錢也是很不少的。

可憐這澆望了一生的舉人的頂戴，或者也可以說是澆望了一生的這一些賀喜錢，卻才是害人的毒藥。他中了不上半年，因為是舉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青的小妾。這位姑娘娶來不上三個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賀喜錢拐帶着，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

鄉裏的人都為這位陳老先生嘆息，說：“假使他中這一個舉，不得這一筆賀喜錢，他總還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不至於遭這樣的慘變罷。”

人的壽命在當時的人看來好像比名和利還要貴重的一樣，但事實上也並不見得是那樣。鄉裏人的主要營業是糟房茶店煙館，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尋，便把生命都置諸度外的嗎？他如越貨行劫的勾當尤其是鄉裏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視為豪舉的行為。

### 銅河沙灣——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們沙灣，差不多沒有不發生出這個聯想的。事實上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銅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銅河的土匪頭領又大多出在我們沙灣。我們沙灣的土匪頭領如徐大漢子，楊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兒，楊三花臉，都比我大

不上六七歲的人，我們在小時候還一同遊戲過的。楊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邊上放風箏，楊三和尚也走來了。他已經是不敢十分公開行動的人，他走到我們旁邊來站了一會，但一翻身又在旁邊的一個院陷去了。他說“差人來了，請費心遮掩着”。我們朝遠方望去，果然看見來幾位差人，我們立在那院陷旁邊若無其事的一樣一點也沒有移動，那差人們走近攔來不注意地又走過去了。

楊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打救徐大漢子的時候。徐大漢子也是我們場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的頭領。他被官兵捉着了因在籠子裏面抬往嘉定城的途中，楊三和尚領着他手下的兄弟趕去把他劫搶了回來，同時還殺死了一位陳把總，這件事真把鄉裏鬧得天翻地覆了，本來是人人視為畏途的銅河，更好像完全化爲了地獄，銅河裏的人都是

一些魔鬼一樣。

事情發生了以後開了好多糧子（當時稱兵爲糧子）到我們街上來，知府大人和知縣老爺都走來了，我們真是看了不少的熱鬧。但在我們小人們在以爲熱鬧好玩的時候，老年人一個個都是懸心吊胆食不下咽的。因爲知府大人和知縣老爺一來，他們便要勦滅我們沙灣場，說沙灣場一場的人都是窩匪。父母大老爺的光威要照透三尺厚的地皮，這可不是好玩的事體了。

全街的紳耆們不知道告了多少饒，兩位青天大老爺才准許專抄楊三和尚的家。楊三和尚的家是在場上，就在我們的住家的斜對面。青天大老爺的天恩雖然已允許了專抄楊三和尚的住家，但他們的天腦真是聰明，他們要叫差人點起火來，就在燒毀那楊家的房子。這和燒毀全場依然沒有區別了，櫛比的街房中無論怎樣有靈的天火怎能只乾

脆地燒毀一家呢？爲這件事情當然又苦那十幾個的秀才的頂戴。他們朝衣朝冠的屢次求情，最後才辦到把房廊拆毀之後運往大渡河前去焚燒。一般的人說這是青天大老爺們的無限量的恩德，同時也增進了不少那十幾個亮銅頂子的光輝了。

就這樣費了不少的週折，在府縣到後的第三天上楊三和尚的房子才拆燒起來。那時候的光景真可以說壯觀了。堂皇的一列三間一連三晉的房子連拆帶燒整整費了一天的工夫，在大渡河邊上就好像火燒連營八百里一樣連燒了二十幾大堆。我們小人們不消說很愉快，老人們到這時候自然也要充分地發揮他們的幸災樂禍的殘忍性，高談他們的福善禍淫的老教條了，他們也是很愉快的。周年四季不出大門一步的女人們，四鄉附近的農夫也都走到河邊來看熱鬧；賣小食的，演戲法的，看相賣卜的，都彙集到火堆近旁來包攬生意；簡直

就給五月間辦王爺會的一樣了——我們鄉裏人說，五月裏王爺菩薩生，每年都要辦神會的，但這位王爺菩薩究竟是甚麼人，這兒爲攷證家留着一個資料。

鄉裏人這樣的高興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免去了自己的災難，他們樂得來看宵神（鄉裏人說幸災樂禍爲“看宵神”，大約是十二生肖和人的禍福很有關係的原故），樂得來看青天大老爺們的天顏，並且也樂得暗暗地滿足了自己報仇的欲望。

鄉裏人的地方觀念是很嚴重的，別的省份是怎樣我不甚知道，在我們四川真是在大的一個封建社會中又包含着無數的小的封建社會。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時候遭過一次很大的屠殺，便是殺人狂張獻忠的剿殺四川。四川人說：“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鷄犬不留”，這雖然不免有些誇大，但當時所遭屠殺的數量一定不小的。同時在那樣廣大



的地面空出許多吃飯的地方出來，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滿爲患的東南在當時一定有過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向西發展。現在的四川人在滿清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這些移民在那兒各個的構成出自己的團體，各省人有各省人獨特的祀神，獨特的會館，不怕已經經過了四百多年，這些地方觀念都還沒有打破，特別是原來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觀念。

楊姓是我們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們總覺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對於我們客籍總是遇事刁難的。我們那小小的沙灣，客籍人要佔百分之八十以上，長江流域以南的人好像各省都有，因此楊姓一族也就不能不遭鄉裏人的厭棄了。我們的祖先是從福建過來的，是福建汀州府寧化縣的人，聽說是背着兩個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時代弄到不能不離開故鄉，當然是赤貧的人。這樣赤貧的人流落到

他鄉去，漸漸的在那兒發起籍來，這些地方當然有階級或身分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強固化了的。

在客籍中我們一姓比較發達，因而和楊姓便成了對立的形式，關於地方上的事情公私兩面都暗暗的在那兒鬥爭。譬如我們發起了天足會，他們便要組織一個全足會；我們在福建人的會館裏開辦了一座蒙學堂，他們在他們的瑤瑛宮也要另外開辦一個。凡事都是這樣。但土著只楊姓一家略略有點門面，其他差不多都是一些破落戶，因此人財兩方都敵不過客籍，在競爭上自然總是居在劣敗的地位的。愈覺劣敗，愈不心服，每每便不免有倒行逆施的時候，因而楊姓人在鄉裏差不多成爲了一般人的公敵了。

公敵的房廊被勸，這是怎樣大快人心的事體呢？大家都在河邊上看熱鬧，只有楊三和尚的家裏在被拆毀了的廢址上痛哭。楊三和尚的父親也被

青天大老爺們綁去了。

像這樣民族間的對立，地方觀念上的惡感，在我們小孩子的心裏都是沒有甚麼作用的。我們小時候總覺得楊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他就好像三國志或者水滸傳裏面的人物一樣。自從經過那次迫害以後他便完全成爲了秘密社會的人，關於他有不少的類似小說一樣的傳說，後來又聽說他死了，但不知道他死在甚麼時候，死在甚麼地方。他在我的記憶中總永遠是我們放風箏的時候，十五六歲的靈敏的少年。

銀河的土匪儘管是怎樣的多，但我們生在銀河的人並不覺得它怎樣的可怕。一般成爲土匪的青年也大都是中產人家的子弟，在那時候他們是被罵爲不務正業的青年，但沒人知道當時的社會已無青年們可務的正業，不消說更沒有人知道弄

成這樣的是甚麼原因了。

土匪的愛鄉心是十分濃的，他們儘管怎樣的兇橫，但他們的規矩是在本鄉十五里內是決不生事的。他們劫財神，劫童子，劫觀音（鄉中土匪綁票用的專語，男為財神，幼為童子，女為觀音），乃至明火搶劫，但決不會搶到過自己村上的人。他們所搶的人也大概是鄉下的所謂“土老肥”——一錢如命的惡地主。這些是他們所標榜的義氣，這種義氣在我們家裏出過一件事實上的證明。

我們父親年青時候是採辦過雲土來做生意的，他自己雖然不曾去過雲南，但他是時常派遣人去的。

聽說有一次我們家裏採辦雲土的人辦了十幾担從雲南回來，在回家三十里路遠的千佛崖地方便遭了劫搶。挑脚逃散了，只剩下採辦的人回來，我們父親以為我們家裏遭劫這要算是第一次了。

但是，奇怪！事出後的一天清早，我們家裏打開大門的時候，被搶劫去了的雲土原封原樣的陳列在門次的櫃檯上。

搶去了的東西又送回來了，還附上了一張字條：

“得罪了。動手時疑是外來的客商，入手後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謹將物歸原主，驚擾了，恕罪。”

就這樣無姓無名，不知是甚麼人寫的，也不知道是從甚麼地方寄來。

(2)

就在那樣土匪的巢穴裏面，1892年的秋天生出了我。這是甲午中東之戰的兩年前，戊戌政變的七年前，庚子八國聯軍入京的九年。在我的童年時代不消說就是大中華老大帝國的最背時的時候。

我是生在陰曆九月尾上的，日期是二十一還是二十七，我現在不記得了。我只記得我是午時生的。聽說我生的時候是腳先下地。這大約是我的一生成爲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說我生在世間上來第一步便把路走錯了。

我倒生下來，在那樣偏僻的鄉陞，在那全無助產智識的時代，我母親和我都沒有受厄，可以說多少是一個奇蹟，我母親在生我的時候，我已經有了兩兄兩姐。聽說還死了二姐一兄，所以要算是第八次的生產，這樣的經產婦，產狀就略略有點異常是可以無碍的。我母親說我受胎的時候是夢見一個小豹子突然銜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覺驚醒了。所以我的乳名叫着文豹，因為行八，我母又叫我是八兒。八兒雖然說是“豹子投胎”，但他年幼的時候可以說只是一匹馴善的羔羊，就是他半生的歷史也可以說只是一匹受難的羔羊一樣。

在一生之中，特別是在幼年時代，影響我最深的當然要算是我母親。我母親愛我，我也愛她，我就到現在雖然有十幾年不曾看見過她，不知道她現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夢裏是時常要和她見面的。她的一生的歷史也可以說是一部受難的歷史。

我母親是杜家場的人。杜家場在嘉定城東南十里，隔着一條大渡河。她是生在貴州黃平州的，她的父親是黃平州的州官。她的父親名叫杜琢璋，聽說是一位二甲進士，最初分發在雲南做過兩任縣官，後來才昇到黃平州的。我母親是庶出，她的母親謝氏，大約是雲南人罷。

就在生我母親那一年，計算起來大約是七十多年前罷（不孝之罪通於天，我母親的年紀實在不記得），貴州的苗子造反，把黃平州攻破了。我們的外祖父因為城池失守便自己殉了節，同時還手刃了一位四歲的四姨。外祖母的謝氏和一位六歲的三姨，聽說是跳池自盡了。

那時候我的母親剛好一歲。撫育我母親的劉奶媽（好像是雲南人）背着我母親逃難。在路上千辛萬苦受了不少的災難，聽說我母親滿了三歲的時候才逃回了四川。在這逃難中的經過，可惜我



母親那時太小了完全不會記憶；劉奶媽呢？不消說已經老早死了。據劉奶媽的口述，我母親也還零碎的記憶得一些，小時候她對我們講起，連我們都覺得很光榮，但我現在也糊模影響地不能記憶了。總之我母親是與憂患俱來的人，從小時候起便受着災難；聽說我們川南現在是討赤最力之鄉，大約因為我一人的關係，恐怕又已經“赤化”了九族罷？管他媽的！牙齒總有要牙齒償還的時候！

我母親就是那樣的一個零落了的宦家的子女，所以她一點也沒有沾染着甚麼習氣，她在十五歲的時候也就嫁到我們家裏來了。論起閥閥來，我們和杜家當然不能算是門當戶對，我們是二個麻布起家的客籍人，一直到我們祖父的一代才出了一個秀才，這和州官大老爺的門第比較起來當然要算是高攀了。不過我母親是廡出，州官又是死了的州官，死了的老虎不吃人，所以州官的女兒也就

可以下嫁到我們家裏了。

我們家裏在我有記憶的時候已經是一個中等地主，雖然土地好像並不那麼多，但在那偏僻的鄉窩裏，也好像很少再多過我們的。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家裏收租。租穀是由佃農們親自措來的，措來的時候在我們家裏有一頓白米飯吃。因為這樣的原故，農人在上租的時候便一家老小都走來了，各人在背上多少措負一點，便可以大家吃一頓白米。

吃飯用白米，這在我們吃慣了白米飯的人當然一點也不覺得稀奇，但是我們須要知道，在我們鄉裏，我想別地方的農民也怕是一樣罷，農民的常食是玉蜀黍，換句話說，農民的常食是和地主所養的豬的食料一樣。這還是三十多年前的現象，到現在當然是只有更壞的了。

為吃一頓飯一家人都跑來，在小時候地主兒

子的我們能覺得好笑，但我現在實在從心懺悔了。這兒不是很沈痛的一個悲劇嗎？自己做出來的東西自己不能吃，樂得吃點別人的殘餘，自己都覺得是無上的恩惠，這不是很沉痛的一個悲劇嗎？

我們家裏由兩個麻布幾時變成了那樣的地主，我不十分知道。聽說我們的家產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積展起來的，是怎樣積展起來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們同族上有一位剛出五服的族曾祖，他在年青的時候還在我們家裏當過長年（即是長年工人的意思）；他和我們的曾祖當然是從堂兄弟。一位從堂兄弟都還在當長年，想來我們的家也不會是怎樣光大的。

這位族曾祖他後來的財產比我們還要富裕了，他起家的歷史很有趣味，我是聽得來的。聽說他在我們家裏當長年的時候，有一次挽糞，挽糞檔上有一個木片把他右手的食指刺穿了，就那樣

他便下了工，他那個食指後來便成了殘疾。他下了工之後便改行做生意。生意也並不是甚麼好高尙的營業，只是做了一個賣瘟猪肉的小食物的販子罷了。

我們鄉裏人的主要營業是以玉蜀黍來的煮酒。玉蜀黍的酒糟便成爲猪肉的養料，所以養豬也就是釀房的附帶營業，大凡一家釀房總是要養四五十條肥豬的。

豬一多，豬瘟流行的時候那可無法泡製了。鄉裏人那時候當然沒有獸醫的知識，在豬瘟流行時唯一的應付手段便是把豬牽出來“亮”（放在自由空氣裏面的意思），或者在它的蹄上，或者在它的耳上放血，如斯而已。就這樣簡單的方法，應効的時候很有，但不見効的時候也不能說不多。在豬主人看見無法的時候，便趁着豬在未死之前趕快賣給瘟猪肉的販子——死後當然也賣，但價錢要

便宜得很多。因為鄉裏的習慣，凡是出過血的豬，雖然是瘟豬都還有人吃；假如是死豬，那就很少人吃了。

就在一次有劇烈的春瘟流行的時候，瘟豬販子的族曾祖，他一手承攬了幾百頭的肥豬載了幾船想運往大渡河下去販賣。他這當然是很大的一個投機事業，因為他這也等於是買空賣空，他並沒有一個錢的資本，瘟豬只是買來，要變賣了之後再來還債；萬一載到下河去瘟豬通通死了，那他也怕只好隨着瘟豬葬在大渡河裏面的魚腹了。

但是，他的運氣來了！病了的瘟豬從那穢氣洶天的豬圈裏解放了出來，在大渡河裏面受着新鮮的河風吹盪，溫暖的太陽光的浴沐，一條條病了的瘟豬，說奇怪一點也不奇怪，都不藥而癒，依然是上好的大肥豬了！

就這樣那位族曾祖便發起籍來，這當然並不

是甚麼光榮的歷史，但可以說是一個有趣的歷史。我們的曾祖是不是也是這樣發的籍，我雖然不知道，但我想那發籍的歷史恐怕也不算甚麼光榮罷，不然我們的老人們一定要向我們誇講的。

在曾祖一代纔發籍的家，但就在曾祖的一代也花費了不少。曾祖是一位獨兒，但他的兒女却非常之多。他的前房，我們的前曾祖母，只生了一個叔祖便死了。我們的曾祖母姓邱是續絃的，她便生了三男九女。有這樣多的兒婚女嫁，一代積展起來的家業當然要受很大的影響。這樣的家業分到我們祖父一代來的時候，又只是那剩下的四分之一，這當然是很有限量的。

我們的祖父行二，他是在外邊講江湖，和他的兄弟，我們的四叔祖，兩人執掌沙灣的碼頭，聽說他在生的當時銅雅府三河都是很有名的。他的綽號叫“金臉戴王，”因為他左邊的太陽穴上有一個

三角形的金色的瘡印。這樣講江湖的人當然是不顧家，而且也不能不輸財仗義，所以在他的一代，家業也就很凋零了。他的兒女也很不少，是四男三女，這也是很費盤纏的一樁累贅。

在我們祖父一代家裏人好像才開始讀書，我們的三叔祖大伯父都是進了學的，但是行二的我們三伯父，行五的我們父親，因為家業凋零，便再沒有讀書的餘裕了。我們的父親在十三歲的時候便不能不跟着三伯父在五通橋的王家，父親的外祖家裏的鹽井上當學徒。我們父親學商不上半年又受着祖父的命令回來當家管事了。

就這樣我們父親在年青的時候也吃了不少的辛苦。十三四歲的少年便要當家管事，我父親的實際家的手腕我是很欽服的。他雖然不是甚麼奸商，但是商業的性質，基本上不外是一種榨取，這是無可如何的。他在年青的時候甚麼生意都好像做過，

釀酒，榨油，賣鴉片煙，兌換銀錢，糶納五穀，好像甚麼都來。甚麼都是由他一人一手一脚跑銅河跑府河跑雅河，仗着祖父的光威他在各處當然也得了不少的方便，所以他的生意總是四處賸錢；但我們父親到後來也偶爾對我們說過，說他很有說不出來的痛苦，便是賸來的錢一手交給祖父，而那仗義性成的祖父又一手分散給他的弟兄們去了。但我們祖父儘管是怎樣的散財，不幾年間在我們父親手裏公然又把家業恢復了起來，又能買田買地買房廊買鹽井了。我們父親時常說，假使祖父不死，我們的家業還要發展到好幾十倍，因為在我們父親二十二三歲的時候我們祖父便過了世，弟兄之間便說起了不少的閑話來，使我父親灰心，他有十幾二十年把家業完全丟了，沒有過問。

家裏雖然成了一個中地主，但我在有記憶的時候，我記得我們母親還背着小我三歲的兄弟



親自洗他的尿布。由我以上的二兄二姐的鞠育，不消說都是我們母親一人一手的工作了。我們的是一個大家庭，母親初來的時候，聽說所過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樣，洗衣漿裳掃地煮飯是由妯娌三人（那時我們的九叔還小）輪流擔任。一手要盤纏，一手還要服務家庭，令人倍感着貧窮人的一生只是在做奴隸。

(3)

我們父親很有找錢的本領，我們這一房人也特別多，這是他在兄弟之間遭忌的重大的原因。他們總以為我們有很大的私房的積蓄，但關於這個事情我有一個很明確的記憶可以證明是冤曲。

這已經是我十歲時候的後話了。鬧了好多年辰要分爨的家終竟分拆了起來，但又並不是徹底的分拆。我們有三四石租谷的田地沒有分，有可以進現錢的五六口鹽井沒有分，有好幾家租出去的鋪面和醃房沒有分，鹽井是由大伯父和九叔執掌。

田地房廊歸三伯父掌管。我們就僅僅得了幾十担現存的租穀和二十串現存的制錢。拆議成定的那一天，我記得我們父親睡在自己的床上無言的苦悶了半天。我們人口又多，那時我們的大哥五哥都在成都讀書，用度又很不小，這當然是使我們父親苦悶的重大的原因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們母親和我和我的兄弟兩人把母親床頭的一個木櫃打開，把我們兄弟姊妹歷年來逢年過節所得的“封封”——便是大人們逢年過節賞給小人們的賞錢，多則百文，少則五文，都是用草紙包裹着，上面糊以一層紅紙的——一封一封的取出來。有些上面都已經翻黃了，我們把它一一的解開來。總共算湊積成了二十幾串錢，這要說我們的私房，我們的私房天公地道的也就僅止這一點了。但就止這一點的積蓄也成我們父親的再起的資本。

我們父親把家業拋荒了二十年，但逼到臨頭，爲兒女的養育計終竟不能不再整旗鼓了。他就把那四十幾串的現錢，另外又在我們那位頂有錢的癩豬販子出身的族會祖那裏借來了二百兩的馬蹄銀來做資本，從新又過起年青時候所過着的生活來。但是，實在也奇怪，不幾年間我們又在買田買地買房廊了。父親時常對我們說：這是上天有眼，祖宗有靈。但我恐怕應該說是：嗎啡有眼，酒精有靈罷？因爲我們父親的營業，主要的是煙土醮房。逼得中國全國的人無論有產無產都只好吸煙吃酒來麻醉自己的，更透闢的說一句：是應該感謝帝國主義者的恩德！

我這樣說也不是有心要誹謗我的父親。我的父親處在那樣的社會，處在那樣的時代，他當然不能發生出我們現在所有的這樣的意識。但我們在晚年他也知道烟土的流害，他早已把這行營業中

斷了。

父親的天分好像是很卓絕的，他早年失學，關於學問上的問題當然說不上來，但他實際家的手腕，他的珠算，他的無師自通的中醫，一方面得着別人的信仰，一方面他也好像很有堅決的自信。關於算術上的加減乘除，我們用筆算，他用珠算，我們總快不過他。他後來因為我在外國學醫，也來信笑過我，說是學醫何苦要跑到千萬里外的外國去了。

父親的印象是很陰鬱的，愁苦的，在我已有記憶的時候我覺得他已經是滿臉的愁紋。他因早年過勞和中年失意的關係，心身兩方都好像受了很大的打擊，特別是他的神經系統我恐怕有時是有一點反常罷？我小時候他對我說過兩件往事。

是父親年青的時候，有一次年關看看快要到

了，他往府河的青神眉山一帶收了殘賬回到嘉定城，已經是吃午飯的時候了。

他在城裏也了結了一些殘務，大概是午後二三點鐘的時候，想留在城裏過夜，時間未免過早，但要動身回家，那是一定要走黑路巧。走黑路是他年青時候所常有的事情，所以他躊躇了一下也就決定動身回家。但走到離家十五里路遠的鄧都廟的地方，天色果然黑下來了。

鄧都廟是一個小小的鄉鎮，那兒有四五十家人家。得名的原因是那兒有一座奉着鄧都天子的鄧都廟，香火是很隆盛的。小時每逢春秋二季上山掃墓，我們有走過鄧都廟的時候，那廟宇很宏大，有十殿的塑像，有最可怕的雞脚神無常，那個地方在我們小時候的感覺中真正就像是鄧都一樣。

父親走到了鄧都廟了，天上雖然微微在下雨，但也朦朧地有點月光，縱橫離家只有十五里路了，

所以他依然決心着走路。

他走到離家“十”里的鞋兒石了。這兒是一座頹廢了的關口，地位是在一個崢嶸的斜坡，一邊靠山，一邊臨河。河水在冬季消涸的時候，關下是要露出一片很遠的沙岸的。

父親走上鞋兒石了，頭上有微微的絲雨，朦朧的月光。他忽然聽見在遠遠的沙岸上有奇怪的叫聲，據父親說，那是鬼叫。

父親說：“我聽見那鬼叫的聲音在那遠遠的河邊上。我的毛根子擗了幾擗。我自己冒着胆子向着自己說：這鬼朋友可憐我一個人走路太孤獨了，公然來陪伴我來了。

“嚇，真是稀奇！待我說口沒落脚，那鬼的叫聲突然到我腳邊上叫來了！這真是使我全身的毛骨都聳然起來。我抽身向它一看，看又看不見甚麼，那聲音又往遠遠的河邊上去叫去了。你不看它，正

向着前面走，它又跑到你腳根子上來叫。你看它呢，它又到河邊去了。就這樣每走三步，它總要叫喚一聲，但也並不作怪，因此我也就泰然起來，任隨它跟着我叫。

“就這樣我走了五里路，走到了陳大溪（這兒離家只有五里路遠了），我自己不免着急起來。我想，它跟着我走倒可不要緊，萬一它跟着走回家，它在家裏作些怪怎樣呢？我愈想，便不免愈不安；但我回頭又想：它既是那樣聽我的話由我一呼而來，它也可以聽我的話由我一呼而去。我便照樣辦。我說：朋友，多謝你送了我一程，我現在快要到家，你也請回去安息罷。

“嚇，奇怪，真是奇怪！”這依然還是父親自己的話，“我就這樣說了兩句，那鬼朋友突然大大的叫喚了三聲！——但是，從此以後便永遠不叫了。”

小時候父親對我們這樣說，而且說也不僅一



次，那樣嚴格的父親，他當然不會向我們兒輩撒謊的。小時候我為這個問題很費解釋：我們當然不信有鬼，但是父親親自聽見鬼叫。

還有一件是我們九叔母死了的時候。不知道是做頭七還是二七，在那時候是燒冥錢的。同時也要燒“車夫”，是黃紙上印着的車夫，準備把冥錢運往陰間的苦力。

七的法事已經過，冥錢已經燒了，我們小孩子們都已經是睡了的時候了。我們父母的居室是與九孀的居室對稱的，中間夾着中堂，中堂上停着九孀的棺材。

父親也快要睡了。但他正待解衣的時候，他忽然聽見九孀的居室門口有異常的叫聲，那兒是放着燒了冥錢的鐵鍋的。父親很詫異，他點起燈出來一照，但又甚麼聲音都沒有了。

“我起初怕是甚麼老鼠在叫了，”父親說，“但我轉身回到房裏，剛好要脫衣裳的時候，那怪聲氣又叫起來了。我覺得真是奇怪。我又點亮出去一照，但那聲音又沒有了。就這樣往返到第三次，那聲音又叫起來，我只得去找慎封（九叔名）來問他。我問他聽見甚麼聲音沒有？他說他睡模糊了沒有聽見。我問他，燒冥錢的時候車夫忘沒忘記燒？他也答應不的確。後來我們便四處尋找，果然在外邊的酒缸上有一捲車夫原封原樣的放着。我說，啊哈，這真難怪得了！趕快把車夫來燒了之後，那聲音也就停止了。”

這也是父親親自對我說的，而且說時也不僅一次。這更是使兒童的腦筋使不出答案來的問題了。在這兒不惟有鬼，而且還有陰間，冥錢也有効力，車夫也和現世的苦力是一樣。天地間有這樣的事情嗎？然而父親親耳聽着，聽眼見着，親口

說着。

這些在現在是很容易解釋的，便是我們的父親時而有一時性的精神上的異狀。兩種都是幻覺，特別是幻聽的一種。

前一件事情的解釋是他的精神已經很疲勞了，夜間是到鄴都廟那種富於超現實的暗示的地方，又加以有微微的雨和朦朧的月，這在鄉裏人的迷信上是以爲出鬼的時候。有這幾種原因儘足以構成鬼叫的幻聽了。父親自信是正直可以通神的人，所以他更可以演出那種呼之使來喚之使去的把戲，結果只是自己的精神狀態向外邊的投射罷了。

第二件的解釋也是同樣。父親當時的身心狀態是怎樣，我現在不十分明瞭，我想大概也是因爲甚麼事情了罷。那沒有燒的車夫我在無心之間一

定是早已看見過的，只是因為忙於他事沒有提到意識界上來。但到夜深人靜時，潛意識的作用又投射到外界去演出了那樣一番的周折。

父親是有這樣的一時性的幻覺的，照他那異常苦悶，異常嚴格的風貌看來，或者還有點輕度的Epilepsie罷？但是原因是怎樣，我却不甚知道。

和父親的風貌成正反照的是我們母親。母親的印象是開明的，樂觀的；她有一個白晰的三角形面孔，前頭部非常的發達，我們的弟兄姊妹都和她的面孔很相近。她自己本身沒有異狀，但她異母的兄弟姊妹上却很鮮明的是有精神病的患者。

我所知道得最詳細的是她的大哥，就是我們的大舅，他這人的確是一個早發性的痴呆(dementia praecox)。他年青時聽說是很聰雋的，入股也很做得出色當行，掛過水牌幾次，但幾次都沒有

成功，就因為他有一種怪脾氣總愛冒犯場規。譬如他把文章做好之後，自己太得意了，提起筆便圈點起來，這在當年的考場中是極端犯禁的。又譬如他默寫聖諭或四子書，一默寫總是任性寫一長篇，超過了所要求的限度之外。就這樣不怕因為他父親的關係和主考者時有夤緣，但終把他超拔不起。他這毛病後來簡直成為永住性了。

在我小時，他一年總要到我們家裏來一兩次，他來的動機總是要點生活費去的。在他的意思以為我們母親一人把杜家的祖墳山上的風水一個人佔去了，所以只發我們這一家。因而我們家裏的錢，他也可以來要求點餘潤。

他的面貌和我母親差不多，只是身材是極端的矮小。他一天到晚都在唸金剛咒，他走路非常紆緩的，走不兩步便把眼睛閉起捧起佛來，口中唸唸有辭是：

金剛金剛 彌陀彌陀

四輪四乘 四大天王

八輪八乘 八大金剛

勅勅如律令 啞啞呀

我們小時候覺得非常滑稽，時而跟着他學，但他也不責備我們。我揣想他的眼前怕時常有甚麼鬼怪的幻影的罷，他相信那樣簡單的莫名其妙語有關邪的魔力。

他很會談鬼，我們小時候在晚上放了課總愛去請他說鬼。他的資料多半是取於子不語和閱薇草堂記等筆記，他說起鬼來都很有條理，很有興會的。我們聽的人不消說也很有興會，儘管是聽得毛骨悚然，但總要無厭足的找他說說。

這種神經系統上的缺陷或者是由舅氏的母系傳來的罷，因為在異母妹的我們母親身上卻沒有這樣的痕跡。我們的弟兄姊妹八人也沒有甚麼異

常的狀態。

母親的資質很聰明，不怕她幼時便成爲無父無母的孤兒，她完全沒有讀過書，但她耳濡目染的也認得一些字，而且能夠暗誦得一些唐詩。在我未發蒙以前她教我暗誦了很多的詩，有一首是：

淡淡長江水 悠悠遠客情  
落花相與恨 到地亦無聲

這是一首唐詩，我始終能夠記憶的，但我總沒有機會去考查這詩的作者和題名——其實這並不是好稀罕的詩，是很容易考查的。

母親手很巧，很會繡花，她總是自畫自繡，鄉裏人很誇讚她。但她畫的荷花上，荷葉是在荷花梗上生枝，我們後來笑她，她說：“我是全憑一個人想出來的，那比你們有甚麼畫譜畫帖呢。”

母親的性格當然也是自負心很強的。

家庭中的長輩除父母而外影響到我生活上的人很少。我出世的時候祖父母是已經過了世的。伯叔輩由他們的僻見雖然同居，和我們少發生關係。家中還有一位很老的，曾祖母，她是活上了一百歲才死了的，她和我相處的日子很淺。多少有點關係的要算是她的百歲坊的建立罷。

她的百歲坊建立的時候是我八九歲的時候，坊表立在鄉場的北端，剛剛成爲了沙灣場的門戶。那建築工事的本身和許多文字上雕塑的裝飾，這或者在我後來的文藝的傾向上有點潛在的作用。

工事的開端是面基底，那真是再慎重再周到也沒有。最初是去浮土，挖出一個很大很深的坑，其次再一層一層的用大石細石木材瓦粉等把那坑陷實充起來，再在這樣的基礎上面由一片一片的磚砌成一座很高很莊嚴的華表。

坊上用的磚是自己燒的，特別在遠處請來的



有名的匠人，磚上塑有不少的浮雕式的人物。這當然是能使我們小孩子喜悅了。燒磚的地方可惜是在離家三十里的千佛崖，我不曾去看過那塑像怎樣構造，在小孩子的當時真是很大的遺憾。我們家裏的規矩是除跟着大人之外不許一個人走出離家一里路以外的。要往千佛崖去，那簡直就和我們現在要往埃及去看金字塔一樣的困難了。

千佛崖的本身本來已經很有引力的地方，那如它名目所表示的是在臨河的崖岸刻着有許多佛像的地方，雖然並沒有上千，但也有好幾十個。我們小時候並沒有考查過那是甚麼時候鑿就的，可供考證的資料除佛像的本身外甚麼也沒有，沒有碑銘，也沒有寺院，這些東西在古時應該有的，但在我們所能知道的範圍內是連痕跡也沒有了。佛像已經是很有年代的，露天地經過了很久的風化，有的面目已很糊模，有的更連形影都沒有只剩着

一個空的石窟了。這或許是唐代的舊物，受了嘉定的大佛寺鑿成大佛岩的影響，有甚麼苦行的大師到那兒去駐錫才在壁上刻出來的紀念罷？我這當然是我一人在這兒發出的空想，要真正決定千佛崖的年代事實並不困難，由佛像的樣式可以考出，由地層的研究也可以考出。但這些事情怕只好等到理想社會實現以後的考古學者了。

千佛崖本身已經是很有引力的地方，在那兒又有許多匠人在磚上塑像，我小時是怎樣的想去參觀，但我們家裏不許可，我們當時的家塾生活，不消說也是沒有星期的。



(4)

父親自己雖然失學，但他對於我們兒輩的教育上是很費了一番苦心的。我們家裏自己起了一個家塾，請了一位專館先生。

先生姓沈名叫煥章，是一位廩生。他是韃爲縣的人，在我未出世之前便來在家裏，我們的大哥，我們的二哥（三伯父的兒子）都先後進了學了。因爲這樣的原故先生是很有名望的，我們家裏人尊敬他，鄉裏人也尊敬他。

我自己是四歲半發的蒙，我的發蒙是出於自

己的要求。我爲甚麼那樣早的便發生了讀書的好奇心呢？這兒是有幾個原故。

第一是我母親教我唸詩，這是很有趣味的一種遊戲。最有挑發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詩句：

“翩翩少年郎，騎馬上學堂。先生嫌我小，肚內有文章。”

這對於兒童的好勝心真是一服絕好的興奮劑。兒童的慾望並不甚奢，他要“騎馬上學堂”，也不必一定要真正的馬，只要有根竹竿便可以代替。騎起竹馬，抱着書本上學，這是怎樣得意的事情喲！要想實現這種情景，這是使我早想讀書的一個重大的原因。

其次是我有能夠聽懂說古書的自信了。

我們鄉下每每有講聖諭的先生來講些忠孝節義的古書。這些古書大約都是我們民間的傳說。叙

述的體裁是由說白和唱口合成，很像彈詞，但又不十分像彈詞。這些東西假如有人肯把牠收集起來，加以整理和修飾，或者可以產生些現成的民間文學的。

在街門口由三張方桌品字形地搭成一座高台，台上點着香燭，供着一道“聖諭”的牌位。在下邊的右手一張桌上放着一張靠椅，有時是兩人合演的時候，便左右各放一張。

講聖諭的先生到了宣講的時候了，朝衣朝冠的向着聖諭牌磕四個響頭，再立着拖長聲音唸出十條聖諭。然後再登上座位說起書來。說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單純的；凡是唱口的地方是要拖長聲音唱，特別是悲哀的時候要帶着哭聲。有的參加些金鐘和魚筒笛板之類以助腔調。

這種很單純的說書在鄉下人是很喜歡聽的一種娛樂，他們立在聖諭台前要聽過三兩個鐘頭。講

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淚講得出來。鄉下人的眼淚本來是很容易出來的，只要你在悲哀的地方把聲音拖得長，多於加得幾個悲哀的膈頓。

在我來發蒙以前，我已經能夠聽得懂這種講聖諭先生的古書了。

我在未發蒙以前記性也好像不很壞。比我長四五歲的次兄（我們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時候，每每要在燈下受父母的課讀。讀的當然不外是些易經書經。那種就給符咒一樣完全莫明其妙的文句從我次兄的口中唸了出來，唸來唸去總是不能唸熟。那種帶睡的無可奈何的聲音真是憂人，真是就給蚊蟲一樣。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燈下遊戲，聽着他讀得幾遍，我倒可以成誦了。

這或者也是使我把讀書看成一件容易事的地方。

就是因為這些原故，所以我在四歲半的時候便要求讀書；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還聰明，便允許了我的。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春天，我父親引我到家塾裏去向沈先生拜了師，是用一對蜡三柱香在“大誠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磕了幾個響頭的。我從此以後便穿了牛鼻了。——我們鄉下人說發蒙叫“穿牛鼻”，這是很有意義的一個譬語。我想從前的兒童教育之痴沒兒童性靈，恐怕比用麻繩穿破牛兒的鼻中膈還要厲害罷。

發蒙讀的是三字經，甚麼“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樣很曖昧的哲學問題，撇頭撇腦就擱在兒童的頭上：你教他怎麼能夠懂？你教他怎麼能夠感覺趣味？我讀不上三天便逃起學來，怎麼也不願意再上學。但已經是穿了鼻子，你便怎樣反抗也沒有辦法了，這回是我父親用強制手段把我



抱進學堂裏去的。別人都笑我是“逃學狗，逃學狗”，我那個時候真是無可如何了。

所謂“樸作教刑，”這是我們從古以來的教育方針，換句話說，要教育兒童就只有一個字，一個字，一個“打”字。——“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讀書是為要做官的。你要想做官，那就不能不捱打。你要想你的子弟做官，那就不能不叫人打。大約能打徒弟的先生也就是很好的先生了。我們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說他的教刑也很嚴。

他的刑具是一兩分厚三尺來往長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亂打，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

這打屁股的刑罰真是再野蠻也沒有了。小小的犯人要將板櫪自己抬到大誠至聖先師孔老二的神位面前，自己恭而且敬的換起衣裳，脫下褲襠，把兩個屁股露出來，讓大誠至聖先師孔老二的化

身拿起竹片來亂打。兒童的全身的皮肉是怎樣地在那刑具之下戰慄喲！兒童的廉恥心，自尊心，是怎樣地被人蹂躪到沒有絲毫的存在了喲！

削竹片的大抵是我們家裏的用人，我們很不敢得罪他，差不多事事都要討他的歡心。但是事實上我們用的劉老么他是很能體貼我們的。他爲先生削竹片總是擇選嫩的竹子，而且兩頭都是不當着節疤的。這樣的竹片打起人來不大痛，而且是容易破。不過破了有一點不好處，就是打下去的時候，兩個破片有時會挾着皮肉，特別疼痛。

還有不好處便是竹片容易破的時候，先生省得麻煩，便把學堂的籬欄上的細竹抽來打人。那可不得了！那是圓圓的，打得人非常疼痛，打一節，斷一節，打在皮肉上的總是節頭。

我發蒙不久便受了打掌心的刑罰，先生把我的右手打出了血來，那是被破了的竹片刺破了的。

事實上這種打掌心打屁股的正式的打法比較起來還要好受些。因為受刑的人是有意識的，他的皮肉已經有接受竹片的準備。最難受的是那隔着帽子隔着衣裳的亂打。隔着衣裳的打法在冬天是不大適用，總是在夏天。那單薄的衣裳，單薄的便帽怎麼也抵不着那竹片的侵入，尤其是那編籬棚的細竹。

我最忘記不了的是那鐵盔的故事。

那在發蒙以後怕已經有一兩年了，先生是愛用細竹打人的時候。小小的一個頭腦打得一面都是胞塊，晚上睡的時候痛得不能就枕，便只好暗哭。母親可憐起來，她尋出了一頂硬壳的舊帽子給我，裏面是有四個髀耳的。

這頂帽子便是一個抵禦刑具的鐵盔了。先生打起來只是震空價的響，頭皮一點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爭起這頂帽子來。有一天在進學堂的途

中他給我搶去了，我便號啕痛哭起來。這使先生發覺了那個秘密，他以後打我的腦壳時，要揭去帽子再打了。

就這樣又打得一頭都是胞塊，晚上又不能就起枕來。我們母親這回也沒有辦法了。

像這樣的刑罰我們叫做“笞子炒肉”，先生罵我們的時候就說是“牛皮子在痒”——其實何嘗是痒和搔痒的那樣輕快的事體呢！

除這笞子炒肉的刑罰之外，我們還要受各種各樣的刑罰。罰站，罰跪土地。

跪土地是跪在大誠至聖先師孔老二的的神位面前的。我們家塾裏的土地是三合土，那真是硬得難受。單跪土地還不要緊，先生不高興的時候還要把一條板櫬來頂在你的頭上，塾裏的板櫬多半是桐木的，而且還有牙齒，那真是又重又痛。但這還不夠的時候，先生還要叫你頂水。在板櫬的兩端一頭

放一碗滿滿的水，這是要使你伸直大腿伸直腰伸直頸子，長跪着動也不准一動的。動了一下，水如及了一珠，那可不得了，那又要慘受笞子炒肉的非刑了。

從前的做官的人就是這樣打出來的，所以他們一做起官來便在百姓的頭上報仇，他們的嚴刑峻法不消說是青出於藍的了。當然像我們這樣超過了三十的人大都是受過這樣的教訓，所以這種教訓的應用我們也用不着太說遠了，就在上海的所謂文明都市，就在我們自己的目前，不是還有鐵鋸分屍，釘板抓背，硫酸灌頭，電流刺腦各種各樣新發明的花樣嗎？跪在毛房裏面不知道臭的豪傑們，總有幾時請君入鑿的時候！

在家塾裏所受過的非刑中，我自己覺得還有一種更殘酷的便是“詩的刑罰，”這東西真把我苦够了。我在發蒙兩三年之後先生便要教我作對子，

起初是兩個字，漸漸做到五個字，又漸漸做到七個字以上。這已經是夠受的刑罰，因為連說話都怕還不能說條暢的小孩子，那里會能了解甚麼虛實平仄，更那里能夠了解甚麼音律對仗呢？但是做不出也還是要叫你做，做到後來，公然要做試帖詩了。甚麼“賦得山雨欲來風滿樓得樓字”或是“賦得漠漠水田飛白鷺得鷺字”之類的詩題，你看這是不是就和巫師畫的神符一樣呢？

假使是教育得法的時候，這樣不自然的工作也未常不可以叫小孩子做出，因為在溫室的栽培裏，一切的草木都可以早期的開花。但我們所受的不僅不是溫室教育，儘可以說是冰窖教育。就是應時也怕開不出花來，那里還能早期呢？那種痛苦，回想起來都還有餘痛。每三天一回的詩課，早飯過後把應讀的書讀了，便對着課本子臥坐，翻來覆去的把前面改了的舊課拚命的觀摩，想在油渣裏面再

榨點油出來。用陳了的老套頭甚麼“二月風光好”，“三月風光好”，“四月風光好”之類，差不多把周年十二月都用完了，就是小孩子的自己也覺得難乎爲情。起初是無聊的枯坐，後來漸漸變成焦躁的熬煎了。做不出來是不准你出去玩耍的，由上午坐到下午，由下午又坐到黑，仍然做不出來，那就只好逼得流眼淚了。

這就是所謂詩刑。這詩刑怕足足受了兩三年的光景，這是怎樣的一個有期徒刑呢？不過在爲受這詩刑的準備上我要得到過一點好處。

我們家塾的規矩，白日讀經，晚來讀詩，讀詩不用說就是爲的是做詩的準備了。我們讀的是唐詩三百首和千家詩，這些雖然是一樣的不能全懂，但比較起甚麼易經書經周禮儀禮等等，那要算有天淵的懸隔了。只有這一點可以說是一日均家塾生活的安全瓣，但都還不能說是十分的安全。

關於讀詩上有點奇怪的現象上，比較易懂的千家詩給予我的銘感很淺，反而是比較高古的唐詩很給了我莫大的興會。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韓退之的詩我不喜歡，文我也不喜歡，說到他的思想我更覺得淺薄；這或者是後來的感情也說不定。





(5)

庚子之變，資本帝國主義的狂濤衝破了封建的老大帝國的萬里長城。在一兩年前還視變法為罪大惡極的清庭也不能不依照資本社會的模型來改造自己的國度了。

廢八股而為策論，這是在變革過程中的一個最顯著的事實。這是必然發生的社會意識的變化。這個變化不消說便直接的影響到我們家塾教育的方法上來了。從前是死讀古書的，現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勢了。從前是除聖賢書外無學問的，現

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學的智識了。不消說我們是從試帖詩的刑具解放了下來，我還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感謝的，便是我還沒有受過八股的刑具。甚麼破題起講搭題承題等等怪物的毒爪，看看便要加在我頭上來的，我在幾希一髮之間公然免掉了。我是怎樣地應該向着甚麼人道謝的呀！向着甚麼人呢？——向着帝國主義者罷。

帝國主義的惡浪不消說是早衝到了我們那樣偏僻的鄉陬。譬如洋煙的上癮，洋緞的使用，其他沾着“洋”字的日常用品實在已不計其數，不過使我們明白地認識了那種變革，就是我們小孩子也意識到了的，是無過於讀洋書了。

真正的洋書不消說我們當時還沒有讀的資格，我們除聖經賢傳之外，開姑讀了一部地球韻言，一部史鑑節要。這兩部在當時是絕好的啟蒙書籍，是用四言的韻語寫成，對於我們當時的兒童真

是無上的天啟。

一直到癸卯年實行廢科舉而建學校的時候，這個變革才一直達到了他應該到達的地方。在那年的秋闈過後，不久就有高等學校東文學校武備學校在省城裏產生了出來。我們大哥進了東文，五哥進了武備。新學的書籍就由大哥的採集，就給洪水一樣，由成都流到我們家塾裏來。

甚麼啟蒙畫報，經國美談，新小說，浙江潮等書報差不多是源源不絕的寄來，這是我們課外的書籍。這些書籍裏面，啟蒙畫報一種對於我尤有莫大的影響。這書好像是上海出版的，是甚麼人編輯的我已經忘記了。二十四開的書型，表紙是紅色中露出白色的梅花。文字異常淺顯，每句之下空一字，絕對沒有唸不斷句讀的憂慮。每段記事都有插畫，是一種簡單的線畫，我用紙摹着牠畫了許多下來貼在我睡的床頭壁上，有時候塗以各種顏色。

書中的記事最使我感着趣味的是拿破崙畢士麥的簡單的傳記。小時候崇拜他們兩個人真是可以說到了極點，我最表同情的是拿破崙的廢后約塞芬，她在死的時候還取出拿破崙的相片來表示哀慕，那真是引出了我的眼淚。畢士麥沒有拿破崙那樣動人，但我很高興他愛狗。我家裏也有三條大狗，我一出一入就呼著它們相送，自己也就成了東方的畢士麥一樣。

還有一篇豬仔記。這是一篇小說體裁的文字，敘述外國人虐待中國工人。內容我現在不大記得了，好像敘的是一位不學好的青年把家財蕩盡了，被人騙去做了豬仔，賣到美國的甚麼地方去開墾。沿途不消說受了無數的辛酸，買作農奴之後在外國人的監工者的皮鞭之下流着血汗做很艱苦的工作。所得的工錢有限，而且那有限的工錢大概依然是要被地主剝削去的。地主有種種惡毒的制度圍

套來束縛工人，譬如讓他們賭錢吃煙，使他們永遠是窮到一錢不名，永遠做終身的奴隸。這位青年做了多年的苦工，受了無限的虐待，已經弄得來三分不像人四分不像鬼了，自己深深的在痛悔前非。有一天農場裏來了一位中國留學生來視察。這位留學生原來就是那豬仔的老同學，兩人無心相遇。學生雖已不認識豬仔，豬仔却還認得學生。到這兒學生才把他贖回了中國。

內容大概是這樣，這裏雖然充分的包含着勸善懲惡，喚醒民族性的意思，但從那所敘述的是工人生活，對於榨取階級的黑幕也有多少暴露的一點上看來，它可以說是中國無產文藝的鼻祖。

這文章從資料的性質上看大約是留美學生做的罷，處理材料的態度也很像受了一些美國作家 Jack London 的影響，但可惜我現在記不起作者的姓名，但那書中也好像是沒有姓名的。同樣性質

的文章我在中國的近代的文學裏很少看見，中國年年也有不少的留學生渡美，美國留學生中也有些文學青年，中國工人的生活好像全不值他們一顧的樣子。中國先年到法國去勤工儉學的人也不少，但沒有看見過有一篇描寫工場生活的文章。

這部啟蒙畫報的編述，我到現在還深深的記念着它。近來中國也出了一些兒童雜誌一類的刊物，但我總覺得太無趣味了，一點也引不起讀者的精神。或者我現在已經不是兒童，在兒童們看來或許又是別樣一種意見罷。以兒童為對象的刊物很重要而且很不容易，可惜中國人太不留意了。

除開這些書報之外還有各種上海蒙學教科書，如格致地理地質東西洋史脩身國文等等，差不多現在中學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們家塾裏便用這些來做課本。有一部筆算數學，是甚麼教會學堂出版的東西，我們沈先生他自己自修了一遍便拿

來教我們，我們從加減乘除一直也就學到開方了。那書所用的亞刺伯數字都是楷書，我們運算時也用那正工正楷的亞刺伯數字來運算，現在想起來真覺得好笑，但當時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家塾的壁上掛的四大幅合成的一面東亞輿地全圖，紅黃青綠的各種彩色真使我們的觀感煥然一新，我們到這時候才真正的把蒙發了的一樣。

促成這樣的變革的自然力量是時代的力量，世界的潮流，但我們那種偏僻的鄉陬在周圍隣近乃至縣府城中都還不十分注意的時候，我們獨能開風氣之先，即早的便改革了過來，這兒却不能不說是人力了。我們沈先生的銳意變法，這是他卓識過人的地方。像他那樣忠於職守，能夠離開我見專以兒童為本位的人，我半生之中所見絕少。當然他起初也打過我們，而且很嚴峻的打過我們，但那也並不是出於他的惡意，因為打就是當時的教育；不是他



要打我們，是當時的社會要叫他打我們的。但他能以尖銳的角度突然轉變過來，他以後便再沒有用刑具來打過我們了。在當時我們讀古書也比較有條理了，一面讀左氏春秋，一面就讀東萊博議，兩者的文章都比較好懂，而且也能互相發明，這真是給予了我很大的啟發。我的好議論的脾氣，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氣，或者就是從這兒養成的罷。我以後也好像又聰明了一些，先生隱隱的在把我當成得意門生的光景。

助成我們家塾革命的還有一個重大的人物，當然就是我們大哥。他是十三歲便進了學的人，天資當然是很不弱的。不過他幾次秋闈都不能及第，在最後一科失敗之後，他突然成為了啟蒙運動的急先鋒。成都是一省的都會，自然接受外來的影響較早；他在成都所接受的影響直接便傳達到我們鄉裏來。放足會是他首先提倡的，我們家裏人在鄉

中開放得最早，就是五十多歲的我們的母親，那時候也把腳解放了。女子素來是不讀書的，我們的妹子和姪女也都跟着沈先生讀起書來，這些不消說都是他的主張。鄉裏的蒙學堂也是由他提倡的，他們雖然沒有直接參加，但間接的受了很大的影響。

蒙學堂先生姓劉，是嘉定人。他是成都新開辦的師範養成所的第一批學生，他也是很熱心，很能忠於職守的一個人。由他的一來我們鄉裏人才知道有洋操了。我們的沈先生只有這一點他沒有採辦，但他叫我們去參加劉先生的洋操。那時候的洋操真是有趣，在操洋操的時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圍集攆來參觀。

那時候叫立正並不叫立正，是叫“奇奧次克”，叫向右轉是“米擬母克米擬”，向左轉是“西他里母克西他里，”走起脚步來的時候便“西，呼，米，西，呼，米，”的叫着。大家都沒名其妙，只覺有趣，又覺

得好笑。這些很奇怪口令在當時的人自然覺得是真正的洋貨了，但可不知道它們究竟是那一洋。這個秘密在現在的我當然是解決了的，那全部都是日本的口令，所謂“西呼米西呼米”者就是我們的“一二三，一二三”而已。成都才辦學的當時，請來的日本教習特別多（其中連日本的皮匠師傅都聘請來了），聘金特別的貴，就像這樣驅小孩子的體操都用日本教習來教，連那樣基本的口令都沒有翻譯成中文，可見當時辦學人的外行，也可見中國人的辦事的草率了。但儘管是那樣，我們是感覺着很濃厚的趣味的。

大哥那時候已經考上了東文學堂，在那兒學習一年便要送往東洋去留學，所以他只能夠在年暑假才能够回家。東文學堂的教習不消說重要的都是東洋人。在甲辰年的暑假，大哥跟着兩位東洋教習去遊峨眉山回來，他邀着那兩位東洋人繞道

到了我們家裏。東洋人的名字一個叫“服部操”，我叫他是“佛菩薩”，一個叫“河田喜八郎”，我叫他是“河田稀把爛”。他們說的話我不懂，我說的話他們當然也不懂。他們在我們家塾裏住了三天，那時候沈先生告假回去了，我爲好奇心所驅遣，時常愛跑去找着那兩位東洋人說話；我也學了一些“瓦塔苦西”，“阿那打”，“阿里加朶”，“薩約那羅。”

使我驚異的是這兩位東洋人非常的吝嗇。他們有一個寶鐵罐子，大概裝過點心的，上面有些油畫，我歡喜它。有一天我們同他們一同往韓王廟去釣漁，我就想把那罐子拿去裝魚，大哥便教了我一句日本話意思就是說：我想要拿這個罐子去裝魚，好不好？我把罐子拿去向那兩位東洋人照樣的說了那一句話。不知道是我學舌學得太不像，還是我大哥僅僅學了半年的日本話還沒有昇堂，那樣的一句話完全沒有打響。我簡直莫明其妙又把罐子

給他們放還原處去了。

但是要說他們完全沒有懂我所學說的那句話呢，好像也未見得。晚上回來了，在燈下吃了晚飯。我大哥在陪着他們談話，我也坐在那兒旁聽。他們有時候又說到了我身上來，我以我的直覺曉得他們說的是我剛纔學舌的那回事。我看他們之一個，就是那“佛菩薩”，他指着茶碗說“Chawan”(查汪)，指着椅子說“Isu”(以死)，除此以外便加拉加拉的我就不大清楚了。後來大哥回到父親房裏的時候他談起這件事情。他說，那東洋人的意思是說他教我說那樣長的一句話不大好，教小孩子學日本話最好取那發音相近的來教；就譬如茶碗和椅子之類云云。這樣我自然可以懂了。但我們大哥說，他也佩服那兩位東洋人，一個空的罐子就把給小孩子做玩具也並不破錢的，但他們却吝嗇着沒有給我。他很失悔教我去說了那一句話。

東洋人的吝嗇不僅這一點。他們在我們家裏住了好幾天，我們也很有禮的款待了他們。他們回到成都以後，隔了好久給我們送了四本日俄戰爭的畫報來。這使我們父親也佩服着他們的慷慨了。

不過東洋人的一來也為我們鄉下開通了不少的風氣，最顯著的是我們父親從那時候起便開始吃生雞蛋了，這在以前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放年假的時候大哥也回來了。他那時候已經畢了業，在明年的正月裏便要出洋留學了。由他的宣傳號召，同縣中跟他同去有十幾個人。他的意思很想要我同去，但我們父母不肯，為這件事情也很爭執了一回，但總沒有成功。我自己後來時常在這樣作想：假使當時是跟着我大哥同出了東洋的時候，我的一生的路運當然又不同，或者我已經是成了一位純粹的科學家罷？未曾實現過的事體，當然是徒費想像，但至少我這以後的生活是應該取了

另外的一條路選的。——關於本書內容的人員表

就在那第二年的正月元旦，我那時和我的父母是同寢室的，我很早的便起來了，我的父親和母親還在“挖窖”（我們鄉裏的習慣元旦是要遲起的，俗間叫作“挖窖”，就是在挖金窖銀窖的意思）。大哥也起的很早，他走進房來了，他便坐在我的床沿上和我兩個談話。

“八弟”，他問我，“你是喜歡留在家裏，還是喜歡出東洋？”

我說：“我當然想跟着你去。”

“你去想學甚麼呢？”

我却答應不出來了：因為我當時實在不知道應該學甚麼，我也不知道究竟有甚麼好學。他代我答應道：

“還是學實業的好，學實業罷。實業學好了可以富國強兵。”

其實實業的概念是怎樣，我當時是很模糊；就是我們大哥恐怕也是人云亦云罷。不過富國強兵的幾個字是很亮響的，那時候富國強兵，就等於現在說打倒帝國主義一樣，我當時記起了我們沙灣蒙學堂門口的門聯也是“儲材興學富國強兵”的八個字。

話頭無心之間又轉到放腳問題來了。大哥又問我是喜歡大腳還是喜歡小腳。

我說：“我自然喜歡大腳了。”

他滿高興的不免提高了一段的聲音來說：“好的，你很文明。大腳是文明，小腳是野蠻”。

——“混賬東西！”

突然一聲霹靂從父親的床上爆發了出來。

——“你這東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罵成蠻子去了！”

這真是晴天的一聲霹靂。大哥是出乎意外，我



也是出乎意外了。我看見那快滿三十歲的大哥哭了起來。

父親並不是怎樣頑固的父親，但是時代終竟是兩個時代。單是對於“野蠻”兩個字的解釋，輕重之間便有天淵的懸殊。

除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大哥是影響我最深的一個人，我在這兒還要費幾行文字來敘述。大哥年青時分的性格也是很浪漫的一種。他喜歡做詩，刻圖章，講究寫字，也學畫過畫。他有一部‘海上名人畫稿’和一部“芥子園畫譜”，這是我小時候當成兒童畫報一樣翻閱過的。

名人畫稿是工筆畫。那裏面有一幅公孫大娘舞劍器圖，這和我在唐詩上讀過的公孫大娘舞劍器行相印證，使我非常愛好。又有一幅美人圖是在一簇芭蕉之中畫着半堵圓窗，一位美人掩着半邊立在那圓窗裏面。書是連史紙石印的，當然沒有着

色，但那題的詩句却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這真真是富於暗示的題句了。這紅的一點不消說我可以想到是那美人嘴上的櫻桃。

大哥寫的是一手蘇字，他有不少的蘇字帖，這也是使我和書法接近了的機會。我們在家塾裏寫的是董其昌的靈飛經，還有那俗不可耐的甚麼王狀元的文昌帝君陰騭文。靈飛經還可以忍耐，但總是一種正工正楷的書法，令人感覺着非常的拘束。但一和蘇字接觸起來，那種放漫的精神就和從工筆畫移眼到南畫一樣了。

蘇字在當時是很流行的，有多少名人大師都是寫的蘇字。這個傾向好像一直到現在都還支配着。這本來是很小的一個問題，但在這兒也表示着一個社會的變革。封建制逐漸崩潰了，一般人的生活已不能像古代那樣的幽閑，生存競爭的巨浪也漸漸險惡起來了。所以一切的生活過程便必然的

要趨向於簡易化，敏捷化。蘇字的不用中鋒。連翼帶草，正合於這種生活的精神，所以它也就肩担了流行的運命。

大哥的詩畫字刻，不客氣的說一句話，好像沒有一樣可以成家。他後來到日本也學的不是實業，結果是為時流所動學了法政回去。去年我脫險回武漢的時候，他自重慶寫信慰我，言“安知非暗中有鬼神扶持”，我只好驚嘆時代的進行真如電火一樣迅速了！



三伯父的後院裏面有一個花園，四圍是有幾籠竹林的，峨眉山的山脈橫亘在牆外。

有一天上午，讀書讀厭了，我借口向先生說要去小解——這是我們當時的唯一的偷懶手段。在家塾裏讀書在沒有休息時間的，筆直籠統地要坐到把書讀完，不是先生的大小便和自己的大小便時間是沒有鬆一口氣的機會的。所以大小便便是我們的解放者，我們自然要盡量的來麻煩它們了。先生罵我們有一句口頭話。便是“懶牛懶馬屎尿多”。但是罵儘管是罵，多也未見得多，但是懶總儘管是要懶的。只要鬆得一口氣，那時候真是達觀，便是“呼我爲牛便爲牛，呼我爲馬便爲馬”了。

先生允許了出去小解，但並不往廁房裏去，却走到園子裏來。

時候是暮春天氣，天日是很晴明的。一走到園門口來，看見我們的一位堂嫂背着手站立在一籠

竹林下面。她在那兒瞭望。她穿的一件洗白了的葱白竹布衫子。帶着乳糜色的空中，輕鬆的竹尾不斷的在那兒動搖。堂嫂的兩隻手掌帶着粉棠花的顏色。我在這時突然起了一種美的念頭，我很想去捫觸那位嫂子的粉紅的柔嫩的手。但奇怪的是我這個念頭也不敢走去實現。

這位嫂嫂是和我們同居的，我們三哥（大伯父的長子）那時也在家塾裏讀書，三嫂當然也是感着春閨的寂寞，希望在這兒和三哥邂逅的罷？但她那知道我那時那樣的一個孩子也起了一個怪異的念頭。

我立在園門前躊躇了一下，我也沒有驚動她，便又轉回家塾裏去了。

這個回憶我始終覺得是我性的覺醒的最初的徵兆。

但到後來實際的泛濫幾乎不可收拾的，是在

我十一歲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已經移徙到新的家塾裏了，家塾的教程也施行了新法。先生雖然沒有教我們的體操，但是聽隨我們自己學習的。

家塾和峨眉山相對，僅隔着一道籬柵。在籬柵的左端有一道石門，石門外邊便是一帶的田疇了。校園中在石門的旁近有一株很大的桑樹，那雖然並不是庭園性質的樹木，但因它很高很大，家裏人顯惜着沒有斬伐它。

我們就在那石門和桑樹之間安置一根堅硬的竹木，這便成爲我們的鐵槓了。倚在桑樹上又豎了一根竹木。那是備我們學猿昇法的時候用的。

就是那豎的一根竹木壞了事。猿昇式的運動是以兩手和兩腳夾着竹桿攀援上去，巧而有力的人便只用兩手。我們最初學習當然是兩手兩腳的。竹木過粗，攀援的時候很費力

氣。攀上了頂了總不免要用兩腳把竹桿緊緊的夾着以防墜落，以便在上面多休息一下。

有一次我就因為在那上面休息得過久，竟很怪異地感覺着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感。快感過後，異常的感着疲倦，便和熟了的一個萍果一樣滑落下來。

就這樣發覺了這種怪味之後，我便要時常來貪想這種快樂了。把竹竿當成了自己的愛人一樣。

但是竹竿過高過大，未免太吃力了；後來在三伯父的園中又發現一株還未十分長成的枇杷樹，在一人高的地方有兩枝對稱的橫枝，剛好可以托手。枇杷樹雖還稚嫩，但因木質堅實，也儘足以支持我一身的重量。於是乎這枇杷樹又奪了那竹竿的愛寵了。

就在這樣的時候不湊巧的又發現了幾種奇書。



自從大哥出了東洋，我在他的書架裏面發現一部西廂，一部西湖佳話，還有一部花月痕。

西廂是木板的小本，有些不甚鮮明的木板畫。關於西廂的智識在各種機會看舊戲的時候，耳濡目染地一定得過了一些，但和真正的原書相接觸的，還要算是第一次了。自己也曉得是小孩子不應該看的禁書，便白天託頭痛把帳子放下了來偷看。那時候大約是暑天，因為先生已經回去了。

詞調是不甚懂得的，但科白却容易看懂；因此蛛絲馬跡地也把前後線索可以看得明白。甚麼“鶯鶯不語科”，“紅娘云小姐，去來，去來”！“鶯鶯行且止科”等等，很葱蘢的暗示，真真是夠受挑撥了。到了那時候，指頭兒自然又忙碌起來，於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又達到了它的第三段的進展。從此以後差不多就病入膏肓了。連西湖佳話那樣的書也含着了挑發性，花月痕那樣的書也含着了挑發性了。斷

橋情跡的幻影，蘇小小的幻影，秋痕的幻影，弄得人似醉如痴了。

我偷看西廂，後來被我們大嫂發覺了，她去告訴了我母親；我母親把我責備了一場。但是責備有甚麼裨益呢？已經開了堤的水總得要流瀉到它的內外平靜了的一天。這種生理上的變動實在是無可如何的，能夠的時候最好是使它少受刺激性的東西。兒童的讀物當然也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回想起來，怕我們發蒙當時天天所讀的甚麼“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聖經賢傳，對於我的或和我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的早熟，怕要負很重大的責任罷！

淫書倒不必一定限於小說，就是從前發蒙用的三字經也可以說是一本淫書。譬如說：

蔡文姬 能辨琴 謝道韞  
能詠吟 彼女子 且聰敏

### 爾男子 當自傲

像這樣好像是含着勉勵的教訓的話，其實是促進兒童早意識到性的差別。又如甚麼天經地義的聖人的典禮，甚麼“男女七歲不同席”，“叔嫂不通問，長幼不比肩”之類，這比紅娘鴛鴦的去來去來，所含的暗示還要厲害呢。近來聽說還有些“革命黨”人的大人先生要恢復禮教。愚而可憫的禮教大人們喲！你們為你們自己的兒女打算一下罷！



## 第二篇

### (1)

一九〇五年科舉廢止了。嘉定府的首縣樂山縣開辦高等小學。

小學是設在城北的草堂寺的，還在建築中便開始招考，招考的時期好像是九十月罷。

科舉初停一切都還是舊時的習慣，我們鄉裏有十幾個人去投考，差不多各人的父兄都親自送子弟入城，就給遇着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一樣。

我當時也是應考者的一個，我的父親也親自送我入城。我們一共包了三隻船一同駛下嘉定。

從大渡河下嘉定是一船下水，假使是在暑天水大的時候只要三四個鐘頭的光景。是在小水那天就要五六個鐘頭了。

我們從清早動身，坐到午後三點鐘的時候，遠遠看見有座很高的塔隱隱約約的從水平線上聳立出來。塔影漸漸鮮明了，在那右邊又可以看見一座。前的一座是嘉定城內高標山附近的塔，後的一座便是正對着大渡河口的凌雲山上的塔了。嘉定城一帶紅牆的影子也漸漸地在大渡河的左岸現了出來，高聳着的飛甍躍瓴的城樓，黑黢黢的森嚴的城門洞口，這是在自然中生長成的鄉下人所缺少看見的。

我們同船的長輩向着我們說：

“凡是初進城的人，進城的時候要向城門洞口

作三個揖”。

這句話我們分明曉得是開玩笑，但在心境裏面總挾着幾分懷疑，好像進城的時候真正是非作揖不可的一樣。同時在他們長輩的心中又怕同樣地懷着了一種對於悲壯美的屈服罷？不然他們何以會拿作揖的話來向兒童開玩笑呢？人力的偉大！這把城牆偶像化了。無論任何大小縣城都有城隍廟，供奉城隍老爺，這不和小兒要向城牆作揖的心理是一樣的嗎？——城牆的壯美是四川普遍的現象，出省以來這種觀感便缺少發動了。北京城的城牆究竟不啻是首都的關係那的確是很雄壯的建築。

我下府城其實也不開始在這一次。在很小很小的時候跟着母親到過一次杜家場——我母親的娘家。那時候我還只有一個兄弟，他還在吃奶。我們去的時候不消說也怕是趕的下水船罷，但這個

記憶我一點都沒有了。我只記得我們走旱路的時候，母親乘着肩輿，我同兄弟兩人是一人坐一個籬兜被一人担着。在田土裏面走過，看見過青青的菜葉。那時候一定是秋天，我記得是摘過胡桃的時候。在路上走的時候，太陽還有不小的力量，母親把她的換洗衣裳來掛在扁挑的兩端，一頭籠着一件，就這樣便剛好構成兩個小小的圓錐形的天幕，我坐在這樣一個的天幕裏面覺得非常有趣，我時常從那衣縫的門口掉頭去望母親或者看別的事物。我總這樣好動，挑的人只是訴苦。

那時候的我，我想來怕至多也只有四歲罷。那時候的爺是到過嘉定的。

我們的大舅住在城裏，住在他的大女家中，我們叫她是張大姐的。她的家在做木炭生意，同時也在賣炭丸。我們有一位啞子的白痴的大表兄就是她家中捏炭丸的工人。他的頭非常龐大，那顯然是



一種水腦(Hydrocephalus)。他的白痴的原因就是在這水腦的關係上面了。他雖然是白痴，但他非常的愛我們，他看見我們便帶着一種很親密的痴笑，口中只不住啊啦啊啦。

母親的異母的二姐嫁在珠市塘的張家，我們叫她張二姨孃。二姨孃的家在城北的外城之內，已經帶有幾分鄉村的風味。家的前面是一面草坪，聽說那便是珠市塘了。草堂寺就在家後不遠的地方，從那兒有一溝溪水向珠市塘流來。

右手是一片岩窟，在那時候住着一個年老的女丐，我覺得她好像那童話中的熊家婆一樣，她好像是吃人的一個女魔。

張家門口懸着一道立扁，寫的是“太僕寺卿第”的幾個字。這太僕寺卿是怎樣的官職，我到現在也不明其妙。聽說我們二姨爹的大哥是李鴻章的很好的朋友。他的二哥或是三哥好像做過江蘇

的巡撫。他們的家本來是煥赫過一時的，但在我小時去的時候已經是頹敗得不堪的了。頹敗了的原因便是一時死了那兩位撐天的台柱。

那兩位有勢力的兄長一死，全家就給冰山一樣溶解下來。二姨爹自己在家裏起了一座私塾，便靠教讀糊口。他還有一位兄弟叫張十爺，這是很有名的一位瘋子。我小時看見過他在那秋天穿着皮袍，拿着一柄光柁子的團扇，有時又戴着一付光柁子的眼鏡。他的病症的確是一種燥性狂（Mania），但他狂的原因是怎樣，我可不甚明白。他這狂病不消說也遺傳到了他的兒子。他的兒子名叫張杰，僅僅小我一歲的光景，我們後來是在小學裏同過學的。

——“張杰，張杰，你有胆量吃沙麼？”

——“怎麼不敢”。他說着便在操場上杓把沙來，接接連連的吞在肚裏。

我們嘲笑他：“你這人真蠢！那好不衛生！”

他還揚揚得意的說：“昔時蚩尤，兄弟九人，銅頭鐵臂，以沙為食。夫蚩尤以沙為食，乃臂可鐵而頭可銅，何不衛生之有？”

他總是這樣的調門。他有一回吃屎，別人笑他，他又要舉出越王勾踐嘗糞的典故了。他的文字頗清通，也證明他的腦髓並未完全失掉作用，不過有時發作起來便莫明其妙。後來終竟退了學，更好像是跳岩死了的。

這位發狂的老表還算是我們二姨爹的子姪中的好的一個。還有幾個我不認識，他們終年在外面浪蕩，把錢用完了便偷家裏的東西出去變賣，東西偷完了又下板壁，下房頂上的瓦。到我們後來快要離開嘉定城的時候，二姨爹家裏的中堂已經只剩下幾根樑柱了。

那回我和母親進城的時候，便住在這珠市塘

的二姨孀的家裏。這兒的確是比張大姐的家要舒展得許多。

我記得那時候草堂寺正在唱戲。有一位張狗兒，他是在二姨爹家裏走動的，大約是他們族上的人；他攆起我去看過戲來。戲場裏的人很多，攆在背上也看不見台上的戲文，他便把我跨在他的項上。

戲台上右邊的台口上坐着一位戴野鷄翎子的女人，正在臨鏡梳妝。一位年青的公子在她的左手邊偷看她，漸漸移到她的背後；那女子大吃一驚掉頭回顧，那當然是因為鏡子裏面現出了一位男子的影子了。女子一掉頭，男子又趕快躲藏了。就這樣一隱一顯的往復了好幾次。台上的樂器也就時抑時揚幫助這種動作的律呂。

這是川戲“遊金河”的一個場面——這不清說是後來才知道的。這戲的情節我現在也記不的確

了，大約是一位貴家的公子在金河弄舟，舟覆落水，被神人引到龍宮，與龍王公主配合成親的光景。那場面便是與龍王公主初次見面時的光景了。奇妙的是這場光景在幼兒的腦中留了一個深刻的記憶。

我們住在二姨娘家裏，那張大姐說起了閑話來，在第三天晚上母親生了氣，便臨夜趕回杜家場去。杜家場在嘉定城東南，隔着了那條大渡河的。我們從城北到東門乘船，勢必要穿城而過，我們母子三人同坐在一乘轎子裏。母親在轎門外插了三柱香，一面走一面喚我們的名字：

——“八兒，訝出回來喲，元兒，訝出回來喲……”  
就這樣返復的呼喚我們了，這是怕我們的魂魄在黑暗中被甚麼鬼魔駭出了軀壳，所以不斷的叫我們回來。這是我們鄉下人的一種迷信。這種迷信好像有世界性的，我們假如是讀過德國詩人歌德的

“魔王 Erlkönig”的時候，我們一定便要生出一個聯想。一位騎在馬上的父親懷抱着一個幼兒在夜中走路。魔王來誘惑幼兒，幼兒看見了那魔王的尾巴，聽見了那魔王說話；父親幾次替他排解，但等他走到自己的中庭，幼兒已經死在懷裏了。

母親一面叫着我們，我總覺得有點奇怪。不消說我是沒有看見魔王的尾巴，也沒有聽見魔王說話，不過在那黑洞洞的橋中站着，時而又穿過兩面都是封火磚牆的陰晦的窄巷，也覺有些陰氣逼人的光景。

像這些事體——熊家婆的女丐，遊金河的場面，趕夜路時母親的咒語，封火磚牆的陰森，——雖然很模糊，但確確實實是留在記憶裏的。那凌雲山上的塔，高標山上的塔，赭紅色的城牆黑黧黧的城門洞口，應該是在幼兒的眼裏顯現過的東西，但不知怎的關於這些易惹注意的物象却偏偏一點記

憶也沒有。

我就這樣在一九〇五年進城的時候，就給第一次纔看見了這些事物的一樣，起了一種很大的驚異——怕就給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時的那種的驚異。

——我現在想起熊家婆的傳說來了，那大約是在二姨孃家裏纔聽得來的。那的確是德國的 Grimm 童話裏面的“紅帽子 Rotkäppchen”的古話。紅帽子姑娘母親叫紅帽子姑娘送點心和葡萄酒到林子裏的家婆家去。在路上遇見了一匹老熊（德文原文是狼）誘惑她去採花，老熊先跑到家婆家裏去把家婆吃了，那老熊把家婆的衣裳穿起，裝起家婆來，這便是所謂熊家婆了。等那紅帽子姑娘跑到時，她又被熊家婆吃了。——我所隱約記得的熊家婆的傳說好像就在這兒截止；但在德文原文上還有一段後文，狼把紅帽子和家婆吞了之後，

便在床上睡熟了，發出很大的鼾聲。一位獵夫走過，發現了牠，用剪刀把狼的肚腹剪開，紅帽子和家獐又活了轉來，紅帽子還趕快去運一個大石頭來裝在狼的肚腹裏面，等狼醒來，要走也走不動，終把牠殺死了。

熊家獐的傳說我相信一定是從這紅帽子轉化出來的。二姨孃家裏人早在江蘇一帶往來，這種外國的童話，或者由英文的翻譯，或者由德國的原文，很有可以由他們輸入到我們嘉定來的可能性。但可惜我的記憶終不甚強，終竟只記得一點模糊的影響子；或許把後來讀過的書（“紅帽子”的童話在普通的英文讀本上差不多都有）影射到兒時的記憶去了的也是說不定的。但是關於這樣一個小小的問題，我現在沒有去深求考索的必要，也沒有那樣的機會去求得一個實證了。

，野天下存新來可千四信其開，文母與一官與土文



(2)

考試的規矩差不多完全和舊時的科舉一樣。因為科舉初停，而且小學畢業的資格當時就是秀才，所以有不少的年老的童生投考，年在三四十歲以上的都有。

考的地方就是從前的考棚——這在後來改成了嘉定中學校的。差不多有一兩千學生擁集在考棚的儀門前應考。點名。點了名進去是左右兩列很長很大的敞廊，夾着一個很寬很大的草地。敞廊裏面橫設着一排一排的案桌和板檯。案桌是在兩邊

的石板檯上放着一個長而厚的木板構成的，在最外面的一個石檯上編着‘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字號。

考題是一道國文題和幾道數學，我老早就把卷繳了。搶食了中場的麵包之後，和一些小學生們把考案移在一個石檯上，一人騎着一頭，便一上一下地鬧起軒輊戲來。

頭場揭曉了，在將近兩百名的考取生中我考的是第二十七名，在同鄉的幾個人中，我最年少，我也最佔上列，父親真是歡喜異常，就好像過小考的時候我已經掛了水牌，立刻便可以成為秀才的一樣。

覆試也大概是同樣的情景，結果我在正取九十名中考上了第十一名。別人很誇獎我，我父親替我謙虛，其實他自己也是暗暗得意的。很陰鬱的父親平時不大肯笑，但在我考上了小學之後，他時常

原件  
缺  
頁



P101 ~ P266

戲雖然在場，他還受了誤傷，但他也遭了斥退。





## 後 話

以上是我去年三四月間在養病期中的隨時的記述，純然是一種自敘傳的性質，沒有一事一語是加了一點理想化的。

自己的計劃本來還想繼續的寫下去，寫出反正前後在成都的一段生活，觀戰前後在海外的一段生活，最後寫到最近在社會上奔走的一部革命春秋；但這樣枯燥的文字，自己在敘述的途中都已經感覺着無上的厭倦了。縱橫在這兒是自然成了一個段落的，我便採取了最新式的革命的刑罰：把

這個腦袋子鋸了下來。

沒有甚麼可說的了。讀了這部書的人如能忍耐着讀到掩卷，在掩卷的時候假使在心中要這樣問我：

“你這樣的文章爲甚麼要拿來發表？”

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簡單，就是說：

“革命今已成功，小民無處吃飯。”

12. I. 1929,

校閱後記此。

101172775



世界社中國國際圖書館藏書  
李石曾先生遺贈

中華民國捌拾貳年玖月貳叁日



贈



W  
8694

